

THE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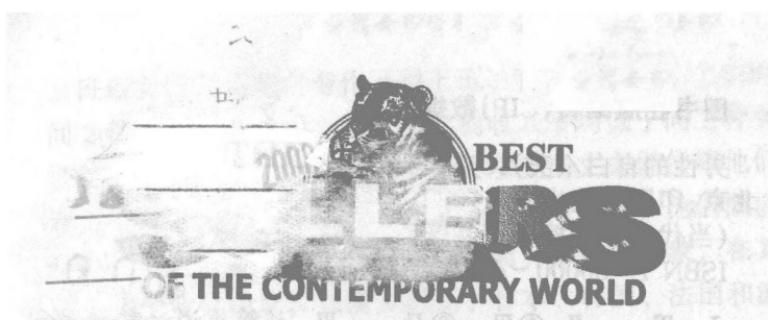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男性的自白

(美) 马克·贝克



印刷工业出版社



男性的自白

[美国]马克·贝克 著
马苏江 译

印刷工业出版社

A028534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性的自白/(美)贝克(Bake,M.)著;马苏江译。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ISBN 7-80000-404-X

I. 男… II. ①贝… ②马…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42694 号

印刷工业出版社

北京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87 字数:1200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1—500

ISBN 7-80000-404-X/I·13

定价:4500.00 元(全套四十卷)



男
性
的
自
由

内容简介

男人很累。

男人活得不幸福。

因为时代变了，而男人没有也不能变。

传统的观念与思维顽强地控制着男人，而女人却超然于传统之外，并以传统的方式要求男人。

巨大的社会影响力顽强地束缚着男人，一旦他们越雷池一步，这个无形的力量就牢牢地笼罩住了他。

男人怎能不累？

男人累到不能说真话的地步。

因为没有人听他们的真话。

别人以为，他们是在说梦话。

他们的真话，主要是关于金钱、爱情、性、子女等方面的真实坦露。

男人在金钱的压力下，已经出现无言的结局。

他们的话，讲的是内心的真实感受，讲的是社会变迁给女人带来的变化，而女人的变化，必然带给男人以冲击。

社会不认可这种冲击。

女人可以外出工作，并可能挣回远远超出男人数倍的

金钱。

而男人，就必须拿回超出这数倍之外的数倍金钱。

否则，男人就不是男人。

因为他连女人都不如。

既然没有人听，那就只好憋在心里。

憋在心里岂不很难受？长期的难受，带来的怎能不是心力交瘁的疲乏与劳累？

男人在形象的压力下，对性的领域到了不能涉及的禁区边缘。

因为那有失男人的风度。

性，只是床上的事情。

它怎能登上公开的舞台？

但是，关于性的亲密的谈吐，自古以来就存在于闲下来的、没有顾忌的男女群体中。

而性活动，是人类生存与繁衍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动。

有活动，就有言语，就有话题。

缺少了它，男人包括女人的生活，怎能完整？

男人的生活，无形中被挖开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于是，空洞带给男人的，是难言的苦楚。

而苦楚只能埋在心里。

埋的时间越长，苦楚就越大；苦楚越大，内心的压力就越大。

压力大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

长期受到折磨的人，是不是很难受，很累？



本书记录的，是100个男人彻底放开来谈论自己内心真实感受的话语。

因为，闲话家常的方式，让他们放松。

在这里，没有装腔作势的虚伪，没有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也没有说教式的刺耳噪音。

在这里，男人的一切包袱都放了下来，他们敞开胸怀地谈论着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女人、性、金钱、孩子、朋友、人生、社会等一切禁忌与不禁忌的内容。

男人，在这里得到“解放”。

男人，在这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男人。

任何想要真实地了解男人的男人，这本书实在可信。

任何想要真实地了解男人的女人，这本书实在难得。

作者通过采访实录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100个男人的性生理、心理、思维与行为的隐秘，这是一次难得的“暴露”。

——美国《出版者周刊》

时代在变，男人对金钱、社会、女人、性等方面的观点也在变。而传统观念与社会影响力却没有变。变与不变之间，给男人带来的是什么呢？本书将给你一个真实的解答。

——美国《纽约时报》书评

男性的自由



第一章

女人

男性的自由

女人，不能没有，但又不能与她相处。

女人，不能与她相处。

女人，不能与她相处，但又对她无可奈何

当今时代，男人变得和女人一样胆小。十五年前，这句笑语还可以让人捧腹大笑，可如今却没有人笑得出来。说笑话的人环顾四周，不见有人附合他，他只好自我解嘲地说：“不，这不是我对女人的看法。我喜欢她们，也很愿意和她们呆在一起，你们总该明白我的意思吧。”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男性沙文主义的猪仍旧没有彻底灭种。面对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以及女权主义思想的不断发展，为避免犯错误和惹麻烦，这头猪又转换了面孔，变成一个男性沙文主义的变色龙。与早期的沙文主义

信仰者一样，这条变色龙仍坚信女人比男人要低一等，而且他也知道要利用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使自己的行为看起来更趋于合理。在鸡尾酒会上，他尽可能回避和女性谈论男女平等问题，而是故意高谈阔论，激动得甚至弄洒了酒。他也会用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友善地告诉前来应聘工作的女性，说她无法胜任公司竞争性这么激烈的工作。其实，他心里所想的是像他这种男人需要的秘书应比这位应聘者要漂亮一点儿，但要少一点野心的女孩。他把自己的私心隐藏起来，而又大言不惭地说：“我很愿意听人谈话。”而且故意绝口不提女人、毒品或是摇滚乐。

可以这么说，绝大部分的男人都是这种类型的，他们老是认为女人不管是在体力上还是智力上都不如自己，即没有什么逻辑观念，又非常情绪化，难以琢磨。所有的男人，可能并没有被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在他们极力摆脱歧视女人的思想及行为时也是如此。尤其当你赞成女权主义时，你就会发现有一条沙文主义的变色龙在那里虎视眈眈。

很久以来，男人已经有意避开女人这个话题。当他发现自己的想法和说法忽然变得不合时宜时，他只有缄口沉默，因为这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女人毕竟一直是他们的“猎物”，当面侮辱她们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每当我找到一些机会与男人开怀畅言女人时，他们总是小心翼翼，不会脱口说出一些不应该说的话。他们发现，要长久沉默，不发表意见也是很痛苦的，所以，他们内心的愤怒和表里不一便可想而知了。其实，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人们可以在他们的谈话中，在他们愤怒的情绪里实际上夹杂着



男
性
的
自
由

对女人的依赖和单纯的爱慕。

男人虽然对女人有某种程度的不满，但并没有固定的对象。他们的愤怒多半是因为妇女解放运动出现之后，女人原来所扮演的传统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而造成的。这种变化似乎是受到什么在联合国获有某种席位的人或是某个常设组织的控制。男人需要的是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一个可以真正全力痛击的敌人。如果老是抱怨女人太过于独立的话，那就会被认为 是发牢骚。而且，我们知道，虽然许多年来他们好像已不再谈论女人这个话题，但这并不表示他们的脑子一直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周围的环境改变了。

我想至少可以把男人表达愤怒的方式分为三种很明显的情况。最严重的一种是报复那些已经自己砸碎了枷锁的妇女。他们想找出妇女解放运动的罪魁祸首，然后把她们都统统关起来，这样，他们就会感到又回到了从前。其实，男人会发现这种做法不仅不能使他们回到从前，反而使女人更加团结起来，她们像好莱坞电影中的罗马奴隶一样齐声高喊：“不！我是斯巴达克斯。”所有的男人都可以感到他们的力量在快速腐化，可以感到自己的痛苦。他们用“被阉割”这个词去形容自己的感觉。例如，一位现年三十二岁的建筑工人就这样说：“我痛恨女人出来工作，因为只要有一个女人领到薪水，就表明有一个男人失业。”

然后，他用了几秒钟想了想他的太太。他太太的所得占整个家庭收入的一半。在他结婚之前，他太太是个单身母亲。在多年的漫不经心和不负责任之后，他最近才开始把他孩子的教育费付给前妻。他又说道：“但是，我认

为离婚以后所有的衣食住行都得花钱，所以，对这种女性而言，出去工作也是必要的。”

现在，很多美国男人对自己身上背着的传统包袱感到不满，可却不知如何去做。他们抱怨男人的角色改变了，抱怨以往的游戏规则改变了，他们大呼：“女人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他们发现自己在许多有趣的话题中已经插不上嘴，因为他们无法甩掉数千年一直背在自己身上的大包袱。一位年近四十岁的大学教授说：“我发现，女人的要求过高。这是最令人受不了的。女人希望男人能够摇身一变，马上迎合她们的新思想。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要怎样改变，也不知道自己要变成什么。”

有些男性过去非常同情女性为追求平等而作出的奋斗，可他们现在已大大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许多男人甚至嫉妒女人天生的敏感和在团体中的凝聚力，他们只有默默地忍受这个“敌人”。无论怎样努力地去争取上游，他们却始终无法摆脱女权主义的压力。一个年轻的兽医和我讲到他所感受到的这种压力：“几年前，我想到华盛顿去参加支持堕胎的示威活动，因此，我参加了筹备委员会。当我踏进坐满了女性的会议室时，我很明显地感到自己并不受欢迎。尽管我赞成女人可以控制自己生育的权利，但是当时那种氛围真的令人感到很不舒服。要知道，我是来帮助她们的。”

当女人们不断汲取和沾染了许多男人的缺点，而没有像她们自己所声称的那样去将世界变得更好的时候，那些原来对女权运动持同情观点的男人感到失望。一位年近五十的建筑师语重心长地说：“女权运动并没有把眼光放在

提高人类生活水平上，而仅仅是肤浅地把目标放在了剥夺男人的权利上。她们追求的是那种所谓男人世界中的权利和地位。从她们简单的逻辑观来看，她们认为男人永远是雄赳赳气昂昂的，男人代表一切，可她们就是没有看到男人在为追求名利及权力时都变成了中性人。如果女人挤破了脑袋只是为了想进入男人世界的核心，那么她们其余的可爱之处也将随之消失的。如果把女人变成了太监，倒是可以和已经成了太监的男人平起平坐了。”

男人害怕女人。尽管男人摆出掌权者的面孔，他们承认自己对女人不甚了解，却以为女人比较了解男人。由于这种潜意识的存在，所以男人完全靠女人来给他们下定义。假如没有观众和掌声，身为一种高级动物，你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如果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同工同酬，那么男人要怎样做才能成为保护者和养家糊口的人呢？女人越能够独立自主，男人就越是担心和畏惧。就像孩子在黑暗里害怕怪物、女人害怕有一天男人可以生育一样，男人害怕退化。一位四十一岁的长途卡车司机说：“正如老话说的那样，神给了我们两个耳朵和一张嘴，就是要我们多听少说。男人通常总是让女人尽情讲话。如果给了她们百分之十合适的机会，她们就百分之百地和男人一样，满口粗话！男女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我们很少给她们机会来说脏话罢了。万一她们真的满口脏话，我们也会给她们找借口，说什么女人也是普通人，就和我们男人一样也会说笑。男人总是喜欢自我安慰。我们会说：“我们从她们身上得到的东西要超过她们从我们身上得到的。”

男人欣赏女人。他们喜欢女人仰望他们的神情，喜欢

女人抚摸他们时候的感受，喜欢女人的气味（不管是自然的体香还是化妆品散发出的香气），还有她们的声音。男人从女人身上得到的感官上的愉快不同于纯粹的肉感，男人就是欣赏她们的特殊和女人味儿。

有时候，男人虽然表面上非常瞧不起女人感情脆弱，其实暗地里却十分羡慕她们，因为他们知道难以轻弹的眼泪会慢慢导致溃疡病或心脏脱落。那些曾经被认为是不合乎逻辑、毫无意义的女人闲聊现在却能够给男人们某种一清二楚、一加一等于二式的透彻和轻松的感觉。一位现年三十八岁、刚刚离婚、有两个孩子的工程承包商说：“在日常生活中，今天的女人不再像以前那样体力充沛，然而她们却比男人更经得起情感的打击。尽管她们在处理理论问题方面显得不那么得心应手，但是她们看起来比较会处理感情上的问题。”

女人所感到可怕的男性社会氛围对男人同样是残酷的，因为一个男人会用“人吃人”的语气来与另一个男人讲话。然而，对男人来说，与女性相处，并且从她们的身上得到抚慰并不是克服孤独感的好方法。一位现年四十六岁、尚未结婚、专以销售珍贵书籍和体育要闻为业的经销商，现在已经下定决心不再追逐女人。他说：“她们比什么都更让你动心，她们有着一种你非常需要的爱，但你永远也不知道怎么去理解她们。你最好离她们远一点，因为如果你离她们太近你一定会被她们伤害。她们是世界上惟一能够伤害你的人。”

如果你问任何一个超过二十一岁以上的美国男人：“女人是什么？”百分之九十的回答是：“女人是你不想要

但又不得不一起生活的动物。”

我从来没见过比比我更聪明的女人。你觉得这很糟糕吗？不过，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见过很多男人，我从他们所写的东西里得得出他们比我要聪明得多，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让我有那种感觉。我不记得和我交谈过的女人有令我惊讶的，也不记得读这任何女人所写的作品太深奥而无法理解。男人天生就比女人更聪明。

我知道，这纯粹是男性至上主义者说出的自命不凡的话。我也知道那不是真的，可我就是这么想的。你问我有什么感觉？我说不清楚，任何理由都是成立的，为什么我不能这么想呢？我常常觉得女人对男人的了解要超过男人对女人的了解，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喜欢参加摩托车比赛，可现在没有以前次数多，因为我的身体含铁太多，身子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柔韧。但是，一旦我参加比赛，我就要花很长的时间费心思去思考为什么第二的位置永远是最好的。如果你位居第二，可以掌握身边发生的情况，但是如果你位居第一，你就只能去想像身边发生了什么。

我们这个社会中，人类构造了一个男人位居第一、女人位居第二的社会结构。男人自以为知道发生了什么，而女人则真正知道的的确确发生了什么。

在传统观念中，男人老是被认为要担任谋划的角色，而女人则只能站在后面睁大眼睛看他们怎样谋利。她们在背后好像能够一眼看穿我们，她们冷眼旁观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包括欺骗和偷窃，这大概就是她们想征服的天性。她们比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自己，因为她们以前老是被

我们打败。我们不太了解她们，因为我们认为她们不可能像我们一样无所不知，也没有想到了解女人的重要性。

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事实上并不是男人去追逐女人，而是女人在追逐男人，女人“俘虏我们”。狩猎的一方占优势，我们常常在被猎捕的时候还毫无所知。我们不知道是否会被从后面赶上，可是我们最终还是输了这场打猎比赛。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常常以为只有男人才是自己真正的敌人。

这些错误多半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传统要把男人塑造成天生照顾女人的角色，我们把女人捧得高高的，我们尊敬她们。如果我们老是这样做，那么一旦她们想拉屎，她们就会拉到我们身上，因为她们绝对不肯走下高高在上的圣坛。如果我们把事情反过来想，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真理。难道事实不是如此吗？她们和我们一样。

我喜欢女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打扮自己。大部分的女人拥有不计其数的衣服、裤子和珠宝，她们像装饰圣诞树一样来打扮自己。人们觉得她们就是应该这样做，而且这样做棒极了。她们真的非常有思想：今天可以按照自己的一种想法来化妆打扮，明天又可以在众人面前表现出另一种风貌。我喜欢、羡慕女人的多样化，因为她们在向我们说明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意和戏剧性。但是对男人而言，这简直就是做梦。

而男人呢？不管你是不是能干的商人还是普通的牛仔，反正每天不是工作服就是西装革履，这就是男人。女人就是要表现出她们性感、迷人、优雅、浪漫的一面，可以天真，可以漂亮，也可以愚蠢。她们把这一切都明白地

展现给了世人。

女人常常抱怨有人不允许她们做她们所做的事。其实，男女之间的区别在于：男人只能做一些事情，而女人只能做另一些事情。可男人只能做这些，而女人也许能做得更多。

假如女人统治世界的话，我觉得会比现在更好。果真如此，世界也许不会那么井然有序，但却会像布什总统所说的那样：我们会拥有一个美好、友善的世界，因为她们都是母亲。

在她们内心深处，不管她们有没有孩子，她们都是天生的母亲。我从来没有见过没有母亲天性的女人。即使是那些憎恨男人的女同性恋者身上也蕴含有很多母亲的特性。

如果是你的母亲在管理着这个世界，那么世界会坏到何种地步？我想像不出。因为她们是你的母亲，什么事情都会得到圆满解决的。

女人不会发起战争。我想不出两个女人会在桌子的两端怒目而视、面红耳赤，然后说：“不。免谈，我们动手吧！”我能想像到她们彼此都想挖出对方的眼珠的情形，但是她们绝不会允许她们的孩子去打架，因为她们都怕自己孩子的眼珠被对方挖出来。最后，她们会找出解决的办法，也许是挖出对方的眼珠，但是，她们会将事情处理成私人的问题。

你看，女人比男人勇敢得多吧！一个女人会在把孩子送去参加战斗之前，自己身先士卒。而男人呢？每一代男人都定期地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参加战争。女人则无论结局



如何，都宁可自己去解决困境。

我喜欢女人，胜过喜欢自己的同性，因为她们的真诚都是发自内心的令人可信的。而男人却几乎做不到这一点。这是最令人失望的其中一点。真的很难见到男人发自内心的真诚。

我真不愿意承认女人在情绪控制能力上比男人要强。但是，有时候男人的确会吓得尿裤子。

我的岳母杰妮上个月得了中风病。在过去几年里，她一直和男友哈雷住在一起。这一次，哈雷简直要把我和太太逼疯了，因为突然而至的疾病使他变得非常神经质，他一直不停地问：“她到底还有没有希望？”

两个星期以前，我们一起去医院。没等到进门，我就一把抓住哈雷，对他说：“哈雷，别他妈的再这样，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得一团糟，好像真的有他妈的什么大难临头似的。”

当我靠近他、能够仔细看清他脸上的表情的时候，我发现他真是他妈的在害怕。他像个三岁的孩子。我同时想到了自己，我暗自告诫自己：“天啊！拜托，我将来可别是这个样子。别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可不想变得像哈雷一样手足失措。”

后来的几天，我才发现我对太太的依赖性有多大。我们和一般的夫妻不同，我的意思是说，我太太的收入是我的五倍，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女性。她获得了许多学位，大小事情都做得非常得体，是连蚂蚁都会听话的那种人。她也是个漂亮、值得信赖的女人，我可以说，她可能是世上惟一值得我完全信赖的人。



我知道自己对她的依赖有多深，我也清楚在某些方面她也依赖我。但一般说来，我是个懒惰的人，有些该我做的事情都因为我的懒惰而没有做，这是男人的通病。糟糕的是，我知道她对我的毛病了如指掌。

我从哈雷的眼中看见了恐惧，我想：“他妈的！万一我的太太和杰妮一样也中风了怎么办？而最糟糕的是，如果我也像哈雷一样到那时变得不知所措，那该怎么办？”

我有一位很要好的女性朋友，她在一家大公司就职，而且已经逐渐地能够独当一面。但她的工作称不上愉快，老是感到很沮丧，每隔一段时间，她总会打电话来，哭诉她老板的一切行径。我实在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告诉她：“你怎么了？每次诉苦的内容都是一样，难道你不会狠狠地教训教训你那个该死的老板？想哭，就干脆到他的办公室哭个够。天呐，你别让他牵着鼻子走，好吗？”

我认识她的那个老板，长着一副欠揍的模样。做一个滥用权力的副总裁助理倒没有什么，但是要做个女助理可就不一样了。你要是向他诉苦，那么你会被他踩在脚下。“你可以用最脏的话骂他。这样肯定会把他吓得屁滚尿流。如果顺利，你就能占上风，他会呆若木鸡，不知所措。”

为什么女人会那样呢？为什么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女人的情绪总是不像男人那么容易控制呢？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女人都会这样。如果你斗胆跟一位女性这么说，你就有好戏看了。但是，的确为数不少的女人特别容易情绪失控。当然，不少的男人也是如此，可那是因为他们不

男性的自由